



大汉钱潮

C IN THE HAN DYNASTY-
oinage A Hero in the Making

(下册)

杨军◎著



中国金融出版



大汉钱潮

Coinage IN THE HAN DYNASTY-
A Hero in the Making

(下册)

杨军◎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仲 垣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毛春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钱潮 (Dahan Qianchao) (上、下册) / 杨军著. —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4

ISBN 978 - 7 - 5049 - 7863 - 9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846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44.75

字数 776 千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上、下册)

ISBN 978 - 7 - 5049 - 7863 - 9/F. 742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下册

第三十一章	传世古真假难辨	负怨气悠然出走	357
第三十二章	借天助郭解获救	起风波无瑕失踪	369
第三十三章	生蹊跷无瑕还府	念师祖使君入山	381
第三十四章	长安雪生命垂危	传承人重任难当	392
第三十五章	铸珍宝使君功成	继皇位新帝主政	403
第三十六章	绝情面张汤断案	寻郎中使君入宫	413
第三十七章	惹祸端身陷囹圄	表直言冒死论法	425
第三十八章	生险象狱中投毒	起涟漪太子解救	436
第三十九章	蒙面人肆意要挟	铸套币敬献新帝	447
第四十章	惊天下福禄寿禧	无盐家又遭新劫	458
第四十一章	入战区无瑕被俘	显身手使君闯营	469
第四十二章	遭误会四处躲逃	历磨难终进聂府	481
第四十三章	聂宗义威逼使君	大管家劫走无瑕	492
第四十四章	危急处无瑕遇救	关键时歹人被诛	503
第四十五章	助道义使君出手	国家事大侠托付	513

第四十六章	传消息救急边关	临战事风起云涌	525
第四十七章	无盐淡突访聂府	老故友翻脸成仇	536
第四十八章	施阴谋半道遇刺	遭陷害堕入困境	547
第四十九章	使君难躲难中难	汉廷巧布计中计	559
第五十章	出奇兵闽越凯旋	刘翁主长安私会	570
第五十一章	入死牢使君难逃	吴叛党洛阳起事	581
第五十二章	劫法场奇兵天降	任使君负罪流亡	592
第五十三章	因喜钱生惹祸端	为救人夜奔雪山	603
第五十四章	展身手研铸异币	弱女子生死迷离	615
第五十五章	亲兄弟反目相逼	蒙哥玛倾诉身世	626
第五十六章	释前嫌使君救人	偶发现惊天秘密	637
第五十七章	边关月映照西域	大汉人誓死回归	648
第五十八章	任使君突兀遇害	张翼德身世大白	661
第五十九章	纳贤会风波骤起	淮南王变论生死	673
第六十章	两兄弟联手荡敌	上林官千古留风	684
历史钩沉：汉武帝六次币制改革			695
后记			699

第三十一章

传世古真假难辨 负怨气悠然出走

月色如水的庭院里，使君和无瑕并肩坐在台阶上，他们一整晚都聊着过去的事情，关于一起长大的童年，关于他们分别的几年。

“这么说，你们下山来，就是为了给‘钱王’寻找解毒的药引‘传世古’，却遇到了这么多事情。”

使君点点头，问道：“无伯父现在怎样了？”

无瑕咬着嘴唇说：“我爹他一直被关在狱中，不允许任何人探望。前不久我在这里见到郭叔叔，他一直在寻找咱们的下落，没想到却能在这里相逢。可伍伯伯一直下落不明。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你，可是干爹他……”

无瑕说着，哽咽了起来。英卓和无盐淡是心心相印的至交好友，从前他们二人各自遇到什么难事或者是有不能对别人表达的心里话，都会找彼此倾诉。正是因为两位父亲的关系要好，使君和无瑕才会像真正的兄妹一样长期黏在一起。所以发生在英卓身上的事情，不止让使君一个人伤心欲绝，无瑕的难过不亚于使君。

“我不会让我爹白死的。早晚有一天，我会为他报仇！”使君暗暗咬牙，当着无瑕的面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报仇？”无瑕听后显然极为惊诧，难道使君要与朝廷为敌？

“你别管这些了，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就安心了。”使君语气和缓地安

慰无瑕，尽量不让无瑕担心。从无瑕的眼神里，使君就看得出来不管他做什么，无瑕的心都会向着他，所以即便他真要与朝廷为敌，无瑕首先考虑的绝对是他的安危。

忽然使君又想起了一点高兴的事情，说道：“对了，这次去长安，我回赊贷行了，你知道吗，钱串子、桂嫂、阿祥、春香大家都还在，他们守着赊贷行，还等你和无伯父回去呢！”

“真的吗？他们都还在？”无瑕眼睛亮晶晶的，一股感动的暖流从心底涌上来，溢满了眼眶。无瑕觉得鼻头酸酸的，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高兴之后又有点难过地低声说道：“是我和爹辜负了他们，拖累了他们，这些年我在王府锦衣玉食，却让他们守着赊贷行，过得那么辛苦……”

无瑕终于忍不住眼泪，泪水在脸上划过两行，滴落在裙摆上。没有人比她更想家啊！可是那个家，她却不能回去，因为她知道，她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什么，甚至会拖累他们，让他们时时担心受怕。

无瑕现在还常常梦到那天在伍府的所见所闻，有多少无辜的人是因伍育之一的罪过而受到牵连！她不想让自己也变成罪人！

“你别这么想。大家都很想你，还有无伯父。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一定会救出无伯父，还有郭叔！到时候咱们又能团聚了，方圆赊贷行也会恢复往日的兴隆。”使君安慰着无瑕，也是对自己暗下决心。

无瑕头靠在使君的肩上，心中酸甜交加，只想让这夜更长一点儿，更安静一点儿，让她好好地享受这等待了好多年的重逢……

月夜下的花园暗处，刘陵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独立于微风之中。

和使君重逢之后，无瑕的心情显然不似往常一般沉闷，连丫鬟们都看得出来她整个人焕然一新。虽然平时无瑕也帮着下人做一些事情，尽量让他们少操劳些，可像今天这样嘴角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却不常见。

“月秀小姐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我瞧着呀，八成是有心上人了，不然怎么能笑得这么甜？”

因为无瑕向来随和，没有小姐架子，而另一个正牌小姐刘陵又有种不可冒犯的威严，所以下人们都更乐于和无瑕接触，甚至是和她开一些其他下人和主人之间不敢开的玩笑。

无瑕听俩丫鬟这么打趣她，不禁脸红起来，推搡着说：“臭丫头，再胡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脸这么红，肯定是因为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公子啊？”丫鬟们继续逗着无瑕，无瑕的脸更红了，真是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有点无奈，却并没

有因此而生气。

这时候刘陵走进来，看见这一副调笑的场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丫鬟们呵斥道：“你们都闲得没事干吗，聚在这里嚼舌根儿？”

刘陵的一句话，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丫鬟们低下头不敢说话了，看得出来对刘陵很胆怯。虽然刘陵不是凶狠的主子，可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即便她用很平静的口气，也会让人感到居高临下。

无瑕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说：“好了，明天就是生辰宴了，你们该忙的都快去忙吧，不要耽搁了。”说着给丫鬟们递了个眼色，丫鬟们都会意地纷纷退下。因为是无瑕的吩咐，刘陵也不会多说什么，而是顺着无瑕。要说刘陵对丫鬟们虽然严厉，对无瑕却是迁就得很，如同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般。所以无瑕也不忌惮刘陵，上去拉住刘陵的手说：“姐姐怎么过来了？明天就是你的生辰大宴，应该有很多事要忙。”

“别忘了，我的生辰宴也是你的啊，加上最近你能和这么多故人重逢，咱们怎么也得好好庆祝，明天的宴会也算安排得正是时候了。”刘陵笑着说，似乎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无瑕发自内心的笑容，不免觉得欣慰，心情也跟着晴朗起来。

无瑕听到刘陵这么说，心房一股暖流在穿梭，握紧了刘陵的手，说道：“姐姐你对我这么好，无瑕……月秀这辈子都无法报答您和义父的大恩大德，在月秀心里，你们同样是我的亲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只是这些年来，你们为我做得太多了，月秀真的承受不起……”

“傻丫头，看到你能够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我比谁都高兴。既然你说把我当做家人，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又何尝不是呢？当年父亲把你带回来，我就告诉过你，这里也是你的家，永远都是，所有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亲人间应该做的，所以你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不要胡思乱想了。”

“姐姐，我……”无瑕的鼻子酸酸的，忍着想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会心地笑了。

“好了，好了，不提这些了，应该是高兴的日子，哭丧着脸干什么？要是被使君看到了，可就觉得你不漂亮了。”刘陵也笑起来，温柔地擦掉无瑕脸上的泪珠。

无瑕愣了愣，等她反应过来刘陵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脸颊顿时又红了起来，嗔道：“姐姐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漂亮不漂亮，他只是我哥哥而已，哪有哥哥嫌妹妹丑的！”

刘陵看无瑕因为这事憋红了脸，不觉好笑，在无瑕耳边低语道：“傻丫头，只是兄妹的话，干嘛要脸红啊？我可告诉你，经过我这几天的观

察，使君的确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要是让他跑了，你肯定会后悔的，嘿嘿。”

“使君哥哥说过，他再也不会抛下我一个人了。”顿了顿，无瑕仿佛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儿让刘陵误会了，连忙解释，“不、不对，我的意思是，使君哥哥说会像以前一样照顾我，他……”

“如果是以前，也许他是一心一意地照顾你，也可能说出要永远照顾你这样的话，但别忘了，他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刘陵故作神秘地说道，却让无瑕感觉到摸不着头脑。使君不一样了？使君除了长大了一些以外，还有哪里不一样了？

刘陵敲了一下无瑕的额头，笑道：“傻丫头，说你傻还真是傻啊！你难道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吗？他在秦岭山的这些年，都是那个叫悠然的女孩陪在他身边，就像从前的你一样。谁能保证现在在他心里面，还是不是你最重要？”

无瑕微微皱起眉头，似乎在回味刘陵说的话。虽然之前无瑕并没有亲眼看见使君对悠然的照顾，可是从悠然的脸上和丫鬟们的谈论中，无瑕也有所了解，使君对悠然很关心——正如刘陵之言，使君关心悠然，就像曾经关心她那样。

从小到大，使君身边黏他的女孩就只有她一个，可现在却不同以往了。另外一个女孩出现在使君的生命里，而且看上去那个女孩对使君也十分重要。

自己在使君哥哥心里面，还是像以前一样重要吗？

无瑕情不自禁地回想着刘陵说的话，尽管她很努力地试图停下来，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你想想看，那个女孩是‘钱王’身边的人，对于钱币，她懂的未必比你少，她能够亲眼看到‘钱王’造币铸币，对使君来说，悠然能给予他的帮助或许更多。所以啊我的傻妹妹，你别傻兮兮地以为一切照旧。四五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刘陵伸手揉了揉无瑕的头发，看到无瑕一脸沉思的模样，刘陵将摆在桌上的一只匣子往这边拢了拢。

刘陵进屋就带着这件东西，只是训斥丫鬟们的时候放到了一边，但显然这东西是为无瑕准备的。所以此时，刘陵把东西递到无瑕手里：“喏——我说过了，明天既是我的生辰宴，也是你的，这东西，是父王送你的生辰贺礼。他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处理，就让我转交给你了。”

“这是？”无瑕低头看着这只小巧精致的匣子，猜不到淮南王会送什么礼物给她。在王府里接受来自王爷的礼物，不会是什么平凡的东西，只不

过淮南王知道无瑕不喜欢那些贵重的珠宝，所以往往会赠送一些别出心裁却又不失贵重的礼物给无瑕。

刘陵笑了笑，带有几分神秘：“傻丫头，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咱们是一家人，我当然会站在你这边帮你啊。这里面的东西，就是能够帮你在你的使君哥哥心目中更有价值的东西。”

“价值？”无瑕喃喃地重复了一句，却第一次觉得刘陵说得不对，摇了摇头，说：“自家人之间的感情是不需要价值来维系的。我能体会到义父和姐姐的一番好心，我想义父送的这份礼物一定也是非同寻常的。我会亲自去向义父道谢的。”无瑕拿着东西，露出笑容，全然没注意到刘陵的眼神里含着更深邃的目光。

“咚咚咚。”

使君卧房的门大开着，但出于礼貌，无瑕走到门口还是敲了敲门板，示意使君有人来了。

“无瑕，你来了。”使君站起身走到门口来，笑着迎她进屋。谁知无瑕一进来，就看见房间里还坐着另外一个人——悠然！

无瑕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刘陵刚才的话，无限地重叠折磨着她。但无瑕很快就用理智战胜这些不良的情绪，装作没事人一样走进屋内。

“使君哥哥，你昨夜说你和悠然姑娘来此是为寻找给‘钱王’治病的药引。方才义父给了我这份礼物，还让姐姐转告说，这东西会帮到你。”无瑕说着，摆动了一下手里的小匣子。

悠然一下子站起来，和使君交换了惊奇的眼色，他们都猜到了这小小的匣子里可能装的东西。

淮南王知道使君和悠然现在最想要什么，而那东西如果经无瑕之手，对于淮南王来说，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人情罢了。

“赶紧打开看看吧。”无瑕把匣子递给使君。

匣子没有上锁，很容易被打开了。小巧的匣子里面一堆类似铜锈的东西，暗绿色的，看上去颇为陈旧。

“‘传世古’！”悠然喜上眉梢。“真的是‘传世古’吗？‘钱王’爷爷有救了！哈哈！‘钱王’爷爷有救了！”

使君也兴奋地对无瑕连声道谢，以至于无瑕都有些不高兴了，怪他太客气。使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捧着手里的小匣子说道：“我只是太高兴了！我终于能挽救师祖爷爷的性命了！”

无瑕并不了解长安雪，更谈不上悠然对长安雪那样的爷孙感情，可是

看到二人这般开心，无瑕也心满意足。她的确能为她的使君哥哥做点儿什么事情的。

当无瑕正沉浸于自己的这种满足中时，使君却盯着匣子里的“传世古”，表情也渐渐由激动转为疑惑。

“怎么了？”悠然见使君对着“传世古”发呆，有点儿莫名其妙。都拿到“传世古”了，为什么使君一副忧虑的模样？

“不对，这‘传世古’看起来有点问题啊！”使君皱起眉头，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小撮碎屑，放在鼻子底下嗅着。

“有什么不对吗？”无瑕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解地看着使君。刘陵亲手给她的“传世古”怎么会有问题？

“‘传世古’是先秦钱币上的铜锈，放到如今这个年代，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就算保存得再怎么完好，也不可能一点不受潮，钱币受潮才会产生锈迹，也就是‘传世古’。可是在这堆东西里面，却完全没有那种又旧又潮的味道，也没有铜受潮后生成的铜绿碎屑。秦朝以前钱币的铸造材料和我们所用的不太一样，它们摸起来的质感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这一点在钱锈里都会体现出来。这东西颜色也有些泛红，肯定不会是纯铜锈，所以应该是——铁锈！”使君一点一点地剖析着，最后得出了一个大为震惊的结论。这并非他们要找的“传世古”！

“不会吧？这是姐姐亲手给我的，如果不是‘传世古’，她为什么要让我给你一堆铁锈呢？”无瑕急于解释这东西并没有被做过手脚，至少她不会，淮南王和刘陵也不会！

可事实摆在眼前，她又该相信谁呢？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突然响起了掌声。

房中三人扭头一看，竟是淮南王和刘陵走了进来。

“很精彩的分析！连这么细微的质感都能够分辨出来，必得有高深的造诣才行。本王没有看错任少侠。”淮南王满面笑容，对使君夸赞一番。

“义父，这……”无瑕完全是一头雾水，既怕使君误会她，又不愿承认是义父从中做了手脚。

刘陵见无瑕手足无措的样子，赶紧上来拉着她说道：“妹妹，对不起，其实这是个测试。你不要怪父王。你也知道，每年都有很多人到王府来，自称师承名门，结果都是一群想从父王手里牟取利益的无耻之徒。任公子和悠然姑娘说他们是‘钱王’的徒孙，我们也不能就这么毫无凭据地相信他们，但如果真是‘钱王’的徒孙，一定有本事发现这是赝品。”

“这件事确是本王的主意，在这里向二位赔罪了。本王不得不谨慎行

事，还请二位见谅。”淮南王拱了拱手，堂堂的王爷如此纡尊降贵，使君也不好多说什么了。倒是悠然，对此耿耿于怀，鼓着腮帮子，表面上没有多言，心里却十分窝火。不过好歹淮南王是救过她的人，她知道淮南王并不是坏人，或许真如他说的那样，自己也不必太过计较。

“在下明白，王爷无须介怀。”使君点点头，觉得淮南王毕竟身在高位，又坐拥着整个淮南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有些小字辈打他的主意也是很正常的事。任何人吃的亏多了，都免不了防范之心。

“哈哈，少侠果然是性情中人。为表歉意，本王特地备了这份东西当做赔礼了。”淮南王说着，从刘陵手里接过来一只小匣子，看起来跟使君手里的差不多。

只不过这一次，又会是真是假？

淮南王示意使君当面打开，起初使君还有些犹豫，不过他的确很想知道匣子里装的是不是想要的东西，所以干脆不拘泥于礼节。

“是‘传世古’！”使君仔细研究盒子里的东西，确认这一次是真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各位对不住了。父王把‘传世古’取回来，昨日本打算即刻拿过来给任公子和悠然姑娘，只是我还不放心，才想了这不妥的办法。倒也不是说这‘传世古’是多么稀罕的东西，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月秀妹妹。”刘陵说着，瞧了一眼无瑕。

无瑕惊奇地睁大眼，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刘陵这么做是为了她？方才刘陵给她假的“传世古”，就说能帮她在使君面前有所表现，现在被戳破了是假的，还说是帮自己，无瑕都有点糊涂了。

刘陵也明白这番话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轻轻地叹了口气，看了看无瑕，又扭头对使君解释说：“这么多年来，月秀都在王府生活，虽说衣食无忧，可她根本就不快乐，她心里一直惦念着你们。这一次能够与你重逢，是她多年来最快乐的一件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期间发生诸多变故，月秀仍是一如既往信任你，正因如此，我才怕她会受到更深的伤害，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

无瑕听了刘陵的话，生疑的心也渐渐软了一些，不管怎么说，淮南王和刘陵照顾了她这么多年，她知道自己不该怀疑他们对自己不安好心。“姐姐，你的好意无瑕心领了。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无瑕既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感到愧疚，又不禁要对刘陵所做的一切表达谢意。

“傻丫头，我说过了，咱们是一家人，我当然要为你着想。”刘陵轻言

细语地说道。

使君看在眼里，不知为何心里却想到二哥刘驹。如果刘驹所言为真，那么淮南王和刘陵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动机单纯，也就是说，刘陵恐怕并不是为了无瑕这么做的，可使君想象不到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一份假的“传世古”能证明什么呢？

“既然拿到了‘传世古’，那我们什么时候回秦岭山？算起来，我们下山已经七八天了，‘钱王’爷爷还危在旦夕啊！”悠然又是激动又是担心地说。

使君点点头：“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准备回秦岭。”

“这么急吗？”无瑕一听使君要走，也跟着着急起来。

“我要赶回去救师祖爷爷，药葫芦说了，他每日给师祖爷爷施针，也只能把毒发时间拖到十日左右，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回去，我怕师祖爷爷会有危险。你放心，我说过我不会再丢下你的，我会再回来找你的。”使君能感觉到无瑕的不舍，安抚地说道。

“明日在王府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也算是无瑕的生辰宴了，你们才刚刚团聚，就不留下来多陪陪她吗？”刘陵适时地在旁添油加醋，试探使君是否去意已决。

因为无瑕，使君的确有几分犹豫，可是一想到长安雪，使君意识到自己不能被私人感情所牵绊而耽误了正事。

“我必须先去处理师祖爷爷的事情。”使君无奈地说。

“不是还有悠然姑娘吗？只是送药回去的话，悠然姑娘一个人应该也能办到的。”刘陵瞥了一眼悠然，插话说。

悠然不料刘陵忽然把矛头指向自己，更没想到刘陵竟然建议使君让自己一个人带“传世古”回去？

“喂！大笨熊是跟我一起来的，当然要跟我一起走。那是他的师祖爷爷！是一个人的性命重要，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生辰宴重要？你们王府的事情，干嘛一定要扯上我们？”悠然对此十分生气，不禁大声和刘陵争执起来。

“悠然！”使君感觉到悠然说话的语气不对劲，赶紧劝住悠然。不管淮南王是怎样的人，至少他之前救过他们，还给了他们“传世古”，他们当然不能忘恩负义。

悠然也是气上心头口不择言，所以语毕也感到有些后悔，正好使君给他一个台阶下，她就闭嘴不说话了。

还好刘陵对悠然过激的反应没有一般见识，只是皮笑肉不笑地说：

“‘钱王’身上的毒的确是一件要紧事，只要按时把药引送回去，就能解除危险。我听说悠然姑娘是在山里长大的，我相信没有人比她更熟悉秦岭了吧？所以就算是她一个人送药回去，应该不会有问题。反而是我们这边，倒还有个棘手的问题，我想，任公子不会愿意放弃的。”

使君听出刘陵话里有话，皱起眉头问道：“请问翁主的意思是……”

“郭解郭帮主，你难道忘了吗？郭帮主如今还在狱中，这两日他就要被押送到杜陵县。”

只是，要收押郭帮主这样的犯人，杜陵县上下必然是手忙脚乱。趁着他们还没准备充分之际，我们也许能抓住一点机会，这或许是我们救他的最佳机会了。”刘陵对使君解释道。

使君看着刘陵一言不发，似乎在认真考虑刘陵所言。刘陵心想使君必定有些动摇，毕竟在他心里，郭解也是极为重要的。于是她又补充道：“或许你可以在几天之内往返王府和秦岭山，但是你能保证在我们需要出手时，你正好在场吗？”

使君还是没有张口，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刘陵仿佛拥有一种魔力，能够准确地看透人心，她对无瑕说话是这样，现在对使君也是。

悠然也注意到使君的犹豫，这让她心里很不痛快。为什么自从来到了王府以后，使君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做什么都不顾及她的感受？或许正是由于之前使君丢下过她一次，所以悠然对这件事情显得十分敏感，这也是她为何刚才听刘陵说要让她一个人回秦岭时会反应这么激烈。

当一个人面对自己害怕的事情，情绪往往不受控制。

“你真想留下来？”悠然见使君缄默不语，紧紧地盯着他，用质问的口气说道，希望他能作出决定。

不知道使君是正在考虑这件事，还是被悠然突然的质问噎住了，有片刻的迟疑。而被悠然看在眼里，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心虚的表现，悠然很生气地从他手里夺过小匣子，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了出去。

“悠然！悠然！”使君大喊着去追悠然。

无瑕见状，往前跟了两步，想要跟着使君追出去，可是她很快就停下脚步，只是怔怔地看着使君跑远了，喉咙里似乎堵着一些说不出的话。

“我说什么来着？在他心里面，你未必还是最重要的。”刘陵在无瑕身后低声说道。她的目光幽幽地朝向使君离开的方向，好像在提醒无瑕，不要忘了她先前说的那些话。

无瑕回过头来看了刘陵一眼，嘴角无奈地侧了一下，虽然没有说什

么，眼眸里黯淡的色彩却早已表露出她的情绪。

她知道她的使君哥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围着她一个人打转了。

夜里，使君的房间亮着烛光。无瑕在屋外看着，心想使君大概是在担心悠然，或者是为郭解的事情烦恼。她在门外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

无瑕敲了敲门，使君扭头来看到是她，忧愁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把无瑕让进来。

“这么晚了，还没睡吗？”使君一边给无瑕倒着热水，一边问道。

“你不也一样吗？”无瑕微笑着反问道，还是一副恬静的模样，好像不会被任何世俗的东西打扰她的静谧。

自从这次下山之后，使君又经历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他不愿让无瑕为他担惊受怕。山中那一段美好的岁月固然值得留恋，又让他明白自己身上还背负着血海深仇，还有更多的责任，不许他逃回山里躲避这一切。

“还在担心悠然姑娘吗？”无瑕不太习惯这种安静得怪异的对峙，便很不自然地提起悠然。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和使君面对面站着，却各怀心事，彼此之间无话可说。

使君叹了口气说：“唉，那丫头一直都是这样，冲动鲁莽，一点不顾忌后果。要是她今晚不回来，可能就是真的自己跑回山里去了。她就是这么固执的一个人，打定了主意就会去做，很难改变心意。”

无瑕听使君说得头头是道，心想，使君对悠然这么了解，那他们这些年在山里一定也是相处得很亲密了？无瑕竭力不让自己表现得为这种心理难过，反而问道：“你既然这么了解她，你有没有想过，她跑出去，也许是为了让你去追她？她躲起来，也许是她以为，你能猜到她躲在哪里，你会去找到她。你就这么放任她一个女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个人待一晚吗？”

使君愣了一下，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考虑过无瑕说的这些。

“我就知道，你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女孩子的心思啊。”无瑕无奈地叹口气。一脸“真是拿你没办法”的表情，道：“悠然她虽然任性，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儿，又是第一次下山，之前还遇到了那么糟糕的事情，她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不管她在你面前表现得多么坚强，多么无所畏惧，其实是她不想让你担心而已，更不想让你觉得她很脆弱。我跟悠然相处的时间不多，可我相信她不是不懂事，她只是需要一个人去理解她，需要一个人去依靠。毕竟下山来，她能完全信任的人就只有

你了。”

无瑕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使君恍然大悟，低头沉思了一会，然后一声不响地冲出了房间。无瑕早已料到使君会有这样的举动，这倒也不枉费她耐心说这番话给他听，只是无瑕却没有自己想象中觉得松了一口气，反而感到些许难过。

不论岁月变迁，使君依然是那样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如果他对于悠然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那才会让无瑕觉得心寒。倘若那般，使君就真的不是从前那个能让自己感到安全和放心依靠的使君哥哥了。

想着想着，无瑕嫣然含笑。

使君跑到街上，四处寻找。可悠然有意躲着他，又怎么肯轻易现身？使君在街上找了一个多时辰，却没有一点儿悠然的踪影。他有点泄气，游荡在大街小巷，不由得想起和悠然第一天来淮南的场景。她像个小孩子一样东瞧西看，对任何一事物都感到新鲜好奇……

使君觉得无瑕所言极是，悠然不过是个需要理解的孩子而已。

“悠然，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使君停在路边四处张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

晚来秋风萧索，吹过街边的一座小木桥，吹在身上颇有些寒意。

使君站在桥的这一头，却没有发现桥的另一头站在水边的悠然。悠然默默地望着流淌的河水，泛着粼粼波光。风吹拂她的长发和衣襟，遮掩着她脸上的忧伤。她抬头望了一眼月亮，月亮好像照亮了秦岭的山岗，漆黑天幕下，云雾缭绕，看不真切。

“‘钱王’爷爷，我该怎么办……”

旭日初升，雄鸡长鸣。

使君垂头丧气地走进王府大门，一夜未果。早已等候多时的无瑕瞧见使君回来了，赶紧迎上去问道：“怎么样，找到悠然了吗？”

使君一眼看出无瑕发青的眼圈透着疲惫，肯定也没睡好，一直等着他回来。他不得不打起精神，佯装无事地对无瑕说：“悠然也不是小孩子了，她能照顾自己的，如果她不想回王府，勉强她也没用，不如让她回秦岭山去。现在师祖爷爷生死未卜，相信悠然知道分寸，不会赌气做出傻事的。”

无瑕无奈地点了点头：“希望如此吧。”

这时候，一个下人匆匆忙忙地走过来，对使君说道：“任少侠，原来您在这儿，小的找您好半天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使君不解地问道，心头想着，可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出什么乱子。

“王爷找您，有要事相商，这会儿正在书房里等着您呢！”下人答道。

“好，我知道了。”使君点点头，又看了看无瑕。他将无瑕送回了房间休息，才转道去淮南王书房。

他刚进书房就发现，房间里除了淮南王和刘陵，马骏良等人也在。使君的心突地跳了一下。

难道今天来是为了郭解的事情？